

一個小小海軍中尉的奇遇

軍艦執勤邂逅白鴻亮歡談追記

● 陳肇家 (彩色圖照刊第八頁)

約在五十年代初期，日籍高級將領「白鴻亮」(富田直亮，侵華日軍第廿三軍參謀長)，應老總統蔣中正之邀，率戰後解甲日軍軍官數十人，秘密來台，擔任國軍軍事顧問，協助策劃「反攻大陸」各類方案及加強「台灣本島及外島防務」等重要軍事措施。因他們身分特殊，任務重大，事屬極機密，對外從未公開，國人或軍方人員，知者極少。外界人士更不可能有所接觸。但是，我卻有機會在我服務的軍艦，航行於馬祖海域時，與白鴻亮會晤，相處數小時，並曾暢談，詢我狀況，關懷備至，頗感愉快，

而當時我是一個小小的海軍中尉，剛從學校畢業未久，派艦服務，涉世未深，懵懵懂懂，有此際遇，甚為奇特，如今雖事隔多年，但記憶猶新，歷歷在目。

奉令送長官赴馬祖

我係海軍官校四十八年班畢業，五十年初奉派至海軍柳江軍艦(PC-13)任中尉槍砲官。該艦原係美海軍小型近岸巡邏艦，大約在六年前移交我海軍。排水量約四〇〇噸，艦體細長，艙間狹窄，艦上共有官兵七十餘人，船小人多，生活環境極差。武器

裝備計有：三英吋砲一座，四〇糶米雙管砲一座，另有其他小型機關砲及深水炸彈等。全艦各項裝備及主輔機等維護良好，性能甚佳，戰力頗強。在同型艦隊中，屬優良艦艇。五十年四月初，奉令納編海軍北巡支隊，長時間駐防海上，負責台灣海峽北部區域(即以馬祖群島海域為主)之「警戒」、「巡防」、「護航」、「專送」等任務。每個月中大約有廿天以上在海上服勤。每次返港僅作短暫停靠，加油加水，補充主副食後，又需起航，再赴馬祖海域，繼續在海上不停巡邏，是以全艦官兵均非常辛勞。當

時我年方廿五歲，年輕力壯，頗能吃苦，除擔任本身「槍砲官」職務外，又因副長患有肺疾在岸上療養，奉艦長指派兼代副長職務，負責處理全艦行政及管理等事宜。一人身兼二職，工作雖非常忙碌，但尚能勝任愉快，能維持全艦正常運作。

五十年九月中旬，柳江艦於馬祖海域駐防兩週後，返基隆港補充油、水及主副食等，官兵稍作休息。第二天忽又接奉命令，要求當晚起航，擔任「專送任務」，送長官赴馬祖視察。命令中並未說明是專送那位長官？

（也可能上級已口頭告知本艦艦長，因需保密而未明言。）僅要求行程全部保密，並需將全艦僅有的八個官員床位讓出，供登艦來賓休息。奉令後我即遵指示安排空出床位及準備開航事項。大約在當晚十一時左右，即有兩部軍車抵達我艦停靠的基隆港海關二號碼頭，共有七位身穿淺灰色中山裝人員下車後立即登本艦，攜帶簡單

行李及若干大張圖表及支架等。他們登艦後並未向本艦任何人員打招呼或寒暄，經我指明床位後，即自行安排住宿，再無任何其他要求。我艦也於當晚十一時卅分起航，出基隆港後直駛馬祖。我因需輪值夜間○至四時的艙面航行值更官，故於開航後一直在駕駛台值更，至深夜四時，始下更離開。因思及自己的床位既已讓出，現無床可睡，只好到本艦唯一可休息的地方官廳，想找個椅子，坐下略作休息。反正再過兩個多小時，即可抵達馬祖近海。

艦上這個小官廳，面積大約兩坪左右，中間有一長方形小餐桌，另外可安放五個坐椅及一個小長條椅子。艦上官員每日的用餐、開會、辦公、休息等活動，均利用此小小空間。當我進入官廳時，已有四位同艦官員坐在椅上休息，他們也是因讓床位而無處可去，我找到一個空椅，坐下閉目休息。

不知身分暢所欲言

大約一小時後（約在晨間五時許）忽見穿淺灰色中山裝來賓，已全部起床，攜帶隨身圖表支架等，正欲進入官廳。而此時正在官廳休息的艦上官員，見狀立即起身離開，讓出官廳的空間及坐椅。在我離去之時，恰好與為首之來賓相遇。此人年約六十餘歲，白髮小平頭、中等身材、結實粗壯、抬頭挺胸、雙目炯炯有神，大步跨行，甚具威嚴。我連忙側身站立讓路，舉手敬禮，他點頭回禮後，注視我軍服右胸前所配名牌，以一種日本人說華語時所習見的腔調，向我問道：「陳中尉，不要走開，我們坐下談談！」跟隨其後的另一位穿中山裝來賓，年約五十餘歲，嘴唇上有疤痕，神態亦甚嚴肅，隨即接口言道：「陳中尉，坐下坐下，長官有話要問你，好好回答！」（此人說話時具江浙口音。多年以後經人告知，此人係張柏

亭中將，當時係軍方石牌地下大學校長，為軍方與白鴻亮配合作業的重要將領。）我只好站立不動，等各來賓按序就坐後（進入官廳的來賓共四人，其他來賓並未進入，均站立在官廳附近門外。）在末位空椅上坐下。為首來賓端坐在艦長坐椅主位（後來方悉他係蔣總統的重要日籍首席顧問白鴻亮將軍）向坐在其旁的張柏亭中將先以日語簡單交談後，即面向我以國語交談，問了許多問題。

讚我已合格水兵

白鴻亮先問我道：「陳中尉，你現年幾歲？在艦上擔任何種職務？」我答以：「我剛滿廿五歲，現任本艦中尉槍砲官兼代副長，本艦副長因病在岸上療養中。」又問：「你在這條船上服務多久？」我答以：「大約已近一年時間。」又問：「工作辛苦嗎？」我即率直告以：「相當辛苦！除長時在海上航行外，又需忍受惡劣天

候，海上波濤，常使我們這種小船，在浪中翻滾，有時因風浪過大，船身搖擺不定，廚房無法煮飯，我們仍需繼續執行任務，忍飢值勤，生活極為辛苦。而返港後除需立即將全艦各項裝備加強保養修護外，又需接受上級各單位的視察、校閱、測試、突檢等，所以永遠有忙不完的工作要做，既蒙詢問，也許我要大聲說：非常辛苦！」白鴻亮聞我直言告白後，微笑不語。而坐於其旁的張柏亭中將，則面有不悅之色。白又繼問我道：「大約何時可抵達馬祖？」我答曰：「我剛才值更時，曾測定船位，預計在本日上午六時卅分，當可抵達馬祖近岸海域。」又問：「現在船速為何？」我隨即起身走到官廳之舷窗處，向外探視船速產生浪花形狀，當時天色已微明，船邊浪花形狀頗為明顯。因我自從到艦服務後，每於值更時，便特別留意本艦航行時各種不同速率所產生的浪花形狀，久了不需要看任何儀表

即可準確知道當時船速多少。所以在從舷窗向外看到海面的浪花形狀及感受艦身震動情形，即知本艦當時正以「雙俸進四」最大速率二十節速率航行中。當即返身面向白鴻亮告以：「現在本艦速率為二十節，係本艦之最大航速！」白在旁看見我的舉動，頗為滿意，說道「小伙子，看你方才舉動，知你已是一個合格並能勝任工作的航海官員了，坐下坐下！」待我坐下後又問我道：「你一個月的薪餉有多少？」我答以：「中尉待遇，再加上上海勤加給，全部算起來，每月大約有新台幣四百元左右。」白再問：「是否夠用？」我答以：「我的開銷不大，既不抽煙，亦不喝酒，也不會打牌。僅於放假時上岸看場電影或逛街，或到書店看看書報雜誌，另外吃碗冰，或吃碗麵而已，故每月大致夠用，從未向補給官借過錢！」白聽後表示滿意點首微笑，再問：「你家中現有何人？你結婚沒有？」我答以

：「家中雙親健在，家父在鐵路局服務，三個妹妹年幼均在求學中，我目前係單身未婚。」白再道：「小伙子，我看你言詞清楚，反應靈敏，舉止瀟灑，確係一表人才，正是一般年輕女性欣賞的對象，你有很多女朋友吧？」我聞言後，未經深思，即直言回道：「談什麼交女朋友！因任務關係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海上航行，靠岸時間甚短，而且還要輪班當值，哪有機會及時間去交女友。而且因為我們軍人較窮，我每個月的收入，僅有這幾百元而已，現在一般的女孩子，哪裡會看得上！」白鴻亮聞我直言，哈哈大笑，笑著說：「情況會如此嗎？」倒是陪侍在旁的張柏亭中將，忽以較嚴肅語氣，糾正我道：「陳中尉，在回答長官的問題時，要小心慎言，不可亂說一通！」我聞言後，心中頗有反感，自認我只是敘述實情，並未胡說，既然張不要我說實話，我就不再多說了，當即保持沉默。白鴻亮此

時轉向張說：「我共有四個兒子，這小伙子跟我的幼子，在很多地方，頗為相似，他們年齡、體型，大致相同，而言行舉止，殊多神似，幼子目前也在日本海上自衛隊服務，每次返家也是常有怨言，他們（白以手指我）這般年輕人，都是這個調調兒！」言畢哈哈大笑。張柏亭也只好陪笑。白又轉向我說道：「小伙子！人生的旅途，一定有許多艱難與挫折，你必須以最大耐心，去面對他，克服他。要保持堅定信念，發憤圖強，努力工作，以你的條件及才智，極具發展潛力，你將來的成功與否全在你自己的努力與恆心，知道嗎？至於交女友事，目前也許欠缺機會，但我相信將來你一定可以找到合適對象，所以，小伙子！不要灰心氣餒，努力，加油，好好幹！」我聞言後，頗為感動，心想那位張中將認為我陳述的實情是胡說，而這位長者卻以和藹的態度「鼓勵我」、「稱讚我」，令我有如沐春風

之感，我立即向白致謝：「多蒙稱許，實愧不敢當，今後自當遵示努力工作！」白鴻亮又言道：「每年總統給我一個月的假期，返日本渡假，總統發給我很多錢做旅費，所以每次我都很高興的動身回去，但一個禮拜後，我就不高興了，我就想回台灣了！」我聞他言後心中頗為納悶？心想我們蔣總統身分何等崇高，為何會把巨額旅費發給這位日本長者去渡假？實不可思議？由於我與白鴻亮在本艦官廳中已交談近一小時，雖不知他實際身分，但已不感陌生，因好奇而順口問道：「那你為什麼會不高興？」白滿面笑容的回答說：「因為錢都花光了，沒錢花，當然就想回台灣！」我接著又隨意問道：「是否亂花掉了！」白略作思考後，向我笑道：「大概就是把錢亂花掉了！」言畢哈哈大笑，我當時覺得很好笑，日本長者也承認自己亂花錢，也跟著笑起來。連嚴肅的張柏亭中將及其他在官廳的日籍來

賓也都大笑不已！

馬防部司令必恭必敬

晨間六時卅分，我艦準時抵達「馬祖福沃」近岸。馬防部司令田樹樟中將率隨員多人，乘小艇登艦，直赴本艦官廳，一見白鴻亮立即併腿立正舉手敬禮並道：「總教官您好，您在海上航程中辛苦了！」執禮恭謹，肅立於白鴻亮面前，又請示：「報告總教官，現在是否登小艇上岸？」白答：「現在不必登岸，叫艦長立即起航，沿南竿、北竿兩島四周海上巡航，我要觀看此兩島的戰略形勢。」田樹樟司令聽後隨即指令本艦起航，先沿南竿島四周海域巡航，再沿北竿島四周海域巡航，在本艦巡航時，白鴻亮端坐於駕駛台艦長坐椅，田司令肅立於其側，其他來賓及隨員均散立於駕駛台及附近之信號甲板。此時又該我輪值八至十二時的艙面航行值更官，所以我站立在駕駛台中央，面對電羅

經儀表，隨時遵艦長舵令，注意航向，及航行中之安全事宜。白鴻亮在巡航時非常專心察看兩島形勢及相關海域狀況，巡航將結束時，他詢問田樹樟司令：「就整個馬祖防務而言，你的兵力部署，其重點主力部署在哪个島嶼？」田答：「重點主力在南竿島。」白再問：「原因為何？」田答：「因福建連江縣政府及各重要行政單位均位處南竿，故將重點主力部署於南竿。」白略作思考後說：「就戰略形勢而言，北竿島地勢高亢、山勢雄偉，居高臨下，可掌握全般狀況，易守難攻，敵軍如欲進犯，並非易事，反觀南竿地勢較低，防守不易，故我的看法，應將重點主力，改部署於北竿為宜！」田即回答：「謝謝總教官指導，我返部後將遵指示重新部署馬祖防區兵力！」

海水濺身不動如山

此時海面氣候突然變化，原本平

靜海面，驟起強風，波濤洶湧，船身開始不斷起伏搖晃，田樹樟及其他來賓、隨員等，均面色蒼白、似甚不適，開始暈船。唯獨白鴻亮仍抬頭挺胸，端坐於艦長坐椅，注視海面四周狀況，即使浪花沖碰艦首，海水飛揚，點點濺及他臉上及身上，他絲毫不動，也不擦拭，雖年已逾花甲，但軍人的雄壯威武的氣概，著實令人印象深刻，在駕駛台值更官兵，見狀無不欽佩。

由於海上浪湧逐漸加大，田樹樟顧及安全，隨即向白請示：「氣候惡劣，可否提早返航？」獲白同意後，艦長下令轉向返航，駛回馬祖福沃海域，與正在等候的小艇會合，待小艇停靠本艦右舷，白鴻亮、田樹樟司令及其他來賓隨員等立即登艇，在接受我們敬禮送行時，白猶回首向我點頭致意！小艇離開後，本艦隨即起航繼續在馬祖海域巡邏，擔任駐防任務。至於白等人以後的行程及如何返台情

況，我們就不知道了。

五大趣事常榮我心

與白鴻亮在海上晤談，事屬奇遇，事後自感頗饒趣味，共有五大特點，常榮我心：

一、由於白及其隨員身分保密，故全艦官兵均不知他們的真實身分。因為不知，故我與白晤談時，從未把他當大官或長官看待，僅維持一般禮貌，自然以對，毫無拘束，持平常心，侃侃而談，回答白的問話時，據實以告，故能引起他的興趣。

二、見馬防部司令田樹樟中將對白執禮甚恭，始覺得自己與白談話時，太過隨便，實有欠妥。

三、白大概是為了瞭解國軍基層官兵實情，故不厭其煩的問我許多問題，我直言回答，均係實情。也許不為陪同的張柏亭中將滿意。但白始終以親切的態度，和藹的語氣與我交談。毫無日本軍人那種霸道或嚴厲之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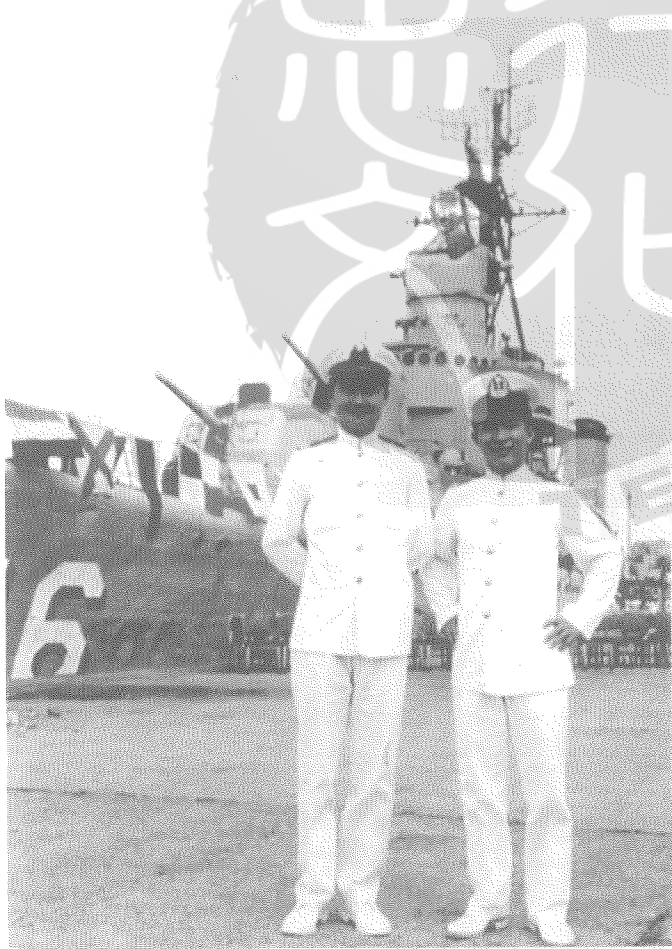
，令我十分敬佩。

四、由於白言及渠幼子在很多方面，與我有相似之處，恐係因思及親人，而連帶對我產生好感。

五、聞白在台時，深獲老總統蔣公重視，國軍重要高級將領調遷升降，常徵詢他的意見。是以國軍各高級將領與白會晤時，無不戰戰兢兢，必恭必敬，深恐表現不佳，而致影響前

程。

但是，如今我這個小小的海軍中尉，弄不清楚他的真實身分，把他們當成是日籍測量人員，到馬祖地區做測量工作。而我幼時親睹日寇侵華，對日人頗具反感。所以對白心內毫無敬意，交談時亦無因與長官談話的拘緊之態。這也恐怕是白在台一次不同的遭遇吧！



作者陳肇家（右）於一九六四年間，任職海軍咸陽軍艦（DD-16）上尉通信官時留影。